唐达天“人物”三部曲

唐达天 作品

一号人物 1

看“一把手”如何全局掌控

看官场，就要看 唐达天

要掌控全局，就要看《一号人物》

十年磨利剑，唐达天最具“野心”的鸿篇巨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大家都想进步 1
第二章　一切都在变数之中 13
第三章　官越大，脾气也越大 22
第四章　握住这根长鞭，还需做进一步的努力 32
第五章　这就是官场，这就是政治 42
第六章　一个没有征服欲的男人是一个平庸的男人 50
第七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63
第八章　上级领导赏识你，你没有实际行动是不行的 79
第九章　顾小利而失大利，顾眼前而失长远 107
第十章　你要坐轿子，就必须有人给你抬轿子 131
第十一章　他打算要出一招怪牌 154
第十二章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67
第十三章　一定要头脑清醒，站稳立场 177
第十四章　宁可得罪君子，且勿得罪小人 190
第十五章　旱路不通走水路 201
第十六章　解铃还得系铃人 217
第十七章　你来复查他们的工作，他能高兴吗 228
第十八章　船破偏遭顶头风，屋漏又逢连夜雨 242
第十九章　一个市长的自白 255
第二十章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268

第一章 大家都想进步

事情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了，几乎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一场交通血案就发生了。

出事地点在省国道七十八公里处，也就是由省城通往边阳市岔路前一千米处的一个下坡道上，死者是边阳市的市长高中信和他的司机魏勇。据目击者说，高市长的奥迪车刚下坡时，行速很快，就在这时，前面的一辆康明斯大货车突然一个急刹车，奥迪车猝不及防，只听见“哧”的一声，小车钻进了大货车的车厢底下，随之，发生了一系列不轻不重的追尾事故。待后面车上的人下来，已经停了一长串车。大家纷纷围来观看，奥迪车已经被撞得稀烂，车中的两个人已被撞得血肉模糊。有人认出了奥迪车的车号是边阳市市长高中信的，就立即给边阳市打报警电话。一时间，道路拥挤，交通堵塞，名震全省的“二•二三”交通大案就这么发生了。

一个地级市的市长车祸身亡本无什么大惊小怪，问题是，谁都无法想象到，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都与这次车祸有关，或者说，这次车祸就像一根导火索，一下子激化了所有的矛盾，使这座城市上空立刻笼罩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云……

高中信的死讯随着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被传开后，不同的人得到死讯的心理震撼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常务副市长刘国权得到这个消息后，仿佛一声滚雷掠过心头，先是睾丸一缩，全身一阵发紧，继而，身子才缓缓松弛了下来，感觉一阵轻松。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怎么就死了呢？五天前，高中信上省城开会前还给他安排了几项亟待落实的工作，那样子仍是有点颐指气使。当时他还想，你狂什么呀，与你共事也不过是几年的光景，难道这个市长你能当一辈子？没想到这一切不愉快从此结束了，刘国权随着精神慢慢地舒展开来，一种无法抑制的喜悦从心里蔓延开来。

刘国权点了一支烟，仰到老板椅上，长长地吐了一口烟雾，心里顿时畅快无比。八年了，他在常务副市长的位子上干了八年了。第一届干完，他原以为能升为正职，没想到市长的位子给了高中信，他还

是常务副市长。他深深地感觉到，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关系好。高中信原是省长程家民的秘书，有了这样过硬的关系，你无法同人家比。高中信一下到边阳市，就担任了西州区区委书记，干了不足三年，就一跃成了边阳市市委副书记。副书记还没当够三年，就成了边阳市的市长，这真可谓三年三大步，升迁之快，前所未有。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说刘国权的资历比高中信老多了，他在副市长的岗位上干的时候，高中信还是个区委书记，没想到几年的工夫，高中信就一跃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还在原地踏步。要是高中信的能力很强倒也罢了，也算是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可他除了拉帮结派，假借上级领导之名，搞一些小动作之外，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能耐。尽管他对他很不服气，甚至在内心里瞧不起他，但是，他还必须装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还必须服从他的领导，否则，他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

现在，当他听说高中信出车祸死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心和惬意。是的，他活得太压抑了，虽说他身居高位，普通人以为他活得多么逍遥自在，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味。现在，他的头上仿佛晴出了一片天，他终于看到了一缕希望之光。当然，暗自高兴的不仅仅是刘国权一人，和他一样心情的还大有人在。这并不是说他们对高中信多么恨，都盼着让他去死，而是他所占的这个位子太诱人了，他一死，位子空了，别人就有了希望。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想着市长宝座的不止刘国权一个人，还有人在。这个人就是市委副书记向国华。向国华的资历也比较深，他先从副乡长开始干起，当过乡长、乡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书记，又到市里当了几年纪委书记，前几年才当上了市委副书记，分管组织人事。在市委常委会的排座次上，他位居第三。现在，高中信罹难了，他的名字就很自然地排到了第二位。对此，他没有理由不暗自庆幸。尽管他没有十分把握，但至少给了他希望的亮光，给了他一次机会。机会不是随便垂青于哪个人的，机会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了这样一次机会，他一定要牢牢抓住，拼上老命也要朝上挤一挤。他知道，

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这次要是挤不上去，这一生也许再没有机会了，因为，他毕竟是年近五十岁的人了。

除了觊觎市长位子的人暗自高兴之外，就是没有资格竞选市长的一些人也感到高兴。因为随之而来的就会带来一大批人的升迁。这当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想进步，没有当上官的想当官，当了官的还想当大一点的官。没有挣到钱的想挣钱，挣了钱的还想挣大钱。正因为如此，才使这个社会矛盾重重，也使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尔虞我诈。

其实，还有一个人在得知高中信的死讯之后比任何人都高兴，他就是长青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于又川。于又川是边阳市政协委员，又是著名的企业家，仅他的长青集团公司，就已达到了上亿元的资产。在边阳市的建筑行业，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大”，也是边阳市的纳税大户。按他拥有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来说，他不会在乎政界里所发生的一切，可是，他之所以在乎高中信的死是有他的道理的。

早在两年前，市里招标修建世纪广场，凭他的实力和在建筑行业中的信誉，夺标不在话下。他也正好以此为契机，想在他的建筑生涯中留下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志在必得时，半路中杀出了一个程咬金，这就是省城来的金城房地产开发公司。这并不是说金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有多厉害，这个公司的老板苟富贵在建筑行业中多有名，要是纳入正常的竞争倒也没有什么，可问题是，身居要位的边阳市市长高中信发话了。他说省里的一位领导打过招呼，要把世纪广场这个工程交给金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经他这么一说，招标只搞了个形式，这样大的一个工程就让金城房地产开发公司轻而易举地拿走了。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说，省里根本没有什么领导给高中信打过招呼，这只不过是高中信假借上级领导之名，把工程交给了他的远房亲戚苟富贵。说这种话的人理由是省里的这位领导姓甚名谁？你高中信为什么不敢公开说出来？你不敢说出来，这里面肯定就有问题。在官场中混迹多年的人都很清楚，一些领导常常搞这种下三烂的做派。本来是他想这么做，可是，他又怕担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险，怕别人对他有意见，就假借上级领导之名，并且还装出一副十分不情愿的样子，做出了他十分情愿的事来。这种自己吃炒面，让别人背碗筷的人，在官场中屡见不鲜。但是，人们又对他没有办法，谁也不好逐个找上级领导去对质，也不可能去对质，这就给了那些撒谎撂屁的人一个可乘之机。在于又川的眼里，高中信就是这样一位撒谎撂屁的人。如果仅仅是这样，倒也罢了，更主要的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于又川对这个人有了更大的看法。

这事应该从两个月前说起，常务副市长刘国权给他透露了一个信息，说修建沈阳路商业一条街的方案批下来了，你要及早想办法。他们都知道，这个工程应该说要比世纪广场的工程还要大，但是，能不能拿到手，却是一个问题，因为常务副市长都无法决定。他明白刘国权所说的想办法是什么意思，无非就是让他去打通高中信这道关卡。而事实上，他也想打通这道关卡。作为商人，总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他的唯一目的，舍小而求大，已成了商场中的一个不成文的游戏规则。

世纪广场的工程没有拿到手，使他耿耿于怀，这个工程要是再失去，那他还有什么脸面号称边阳市建筑行业的龙头老大？他到省城给高中信的家人送了一笔钱，没想到半个月后，高中信上了趟省城，回来就把那笔钱退还给了他，还板着面孔给他讲了一番大道理。事后，他琢磨，是他送少了，还是高中信真的就那么廉洁？后来，他从省城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高中信早就把那项工程交给了苟富贵。苟富贵的确是高中信的一个远房表弟，过去在省城，他们俩就合伙干，高中信揽活，苟富贵承包，完了两人分成。只不过，高中信过去的权力有限，在省城揽的都是小活，到了边阳，有了大权，才干起了大买卖。当他得知这些情况后，觉得高中信真的成了他前进道路上一块绕不过去的石头。现在，那块石头终于蒸发了，他的道路从此又畅通了，他没有理由不为此而高兴。

他缓缓来到窗边，推开窗户，一股初春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从窗户边望去，边阳市的大半边尽收眼底。边阳市这几年的变化真是太

大了，曾几何时，老城东边那里还是一片戈壁滩，几年工夫，便成了一个工业园区，看高高矮矮的楼群，耸立在蓝天白云之间，甚是壮观。他喜欢从这扇窗户中看风景，从这里，他可以看到他想要得到的，居高声自远，花香不借风。每每站在这里，他就想，他一定要凭着他的实力、凭着他的才华，征服这片土地，征服这座城市。他要用他手中的钱把别人手中的权变成他实现欲望的工具，他将要一步一步地登上这座金字塔的最高峰。要说理想，这就是他的最高理想，抑或就是他的人生目标。

于又川有个毛病，一高兴就想喝两盅。他知道这个毛病并不好，这样有失城府。但是，习惯成了自然，他也就不再对自己强加约束了。他想，这块石头的蒸发，不仅他高兴，难道刘国权不高兴吗？他肯定也很高兴，于是，就抄起电话，给刘国权打了一个电话，邀他中午过来小聚一聚。

边阳市公安局局长郭剑锋接到交警支队打来的报警电话时，时针正好指向十点二十分。郭剑锋一听出事的是市长高中信，马上命令道："你们赶快赶赴现场，查清事故原因，组织人力进行抢救。"对方说："报告局长，接到报警后，我们的人已经赶赴现场了，并且，还通知了市急救中心和电视台。"郭剑锋说："让电视台瞎掺和什么？好了好了，既然通知了，就让他们去吧！"挂了电话，一阵阵警报器发出的尖叫声弥漫了整个城市上空，这就意味着今天是不同寻常的一天。凭他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他总是隐隐地感觉到好像还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但是又说不出要发生什么事。为了万无一失，他打通了刑警队队长宋杰的电话，让他带几个人去一趟。

宋杰是全局最年轻的科级干部，也是他的爱将。早在五年前，他上警校去挑人，一眼就瞅准了这位英俊精明的小伙子，没想到不几年，宋杰就成了边阳市公安局的侦破高手，几起难度很大的案子都被他拿下了。每每谈起这些，他就为他当初的判断正确而感到自豪。

十点三十分，市刑警队队长宋杰带着队员杜晓飞和毕大海向出事地点赶去。毕大海一边开车一边说："头儿，我们这警察还有没有个

分工了，这交通事故应该由交警队负责去解决，我们刑警队去掺和个啥？”老毕就是这样，平时总爱发点小牢骚，可一旦干起工作来却毫不含糊。

宋杰说：“好了好了，牢骚太盛防肠断，专心开你的车吧！”

毕大海不满地嘟哝了一句，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杜晓飞说：“宋队，老毕说得也有道理，我们刑警队的事儿都忙不过来，这交通事故的事儿应该由交警处理才对呀！”

宋杰说：“你们知道这次交通事故的罹难者是谁？”

老毕和杜晓飞同时吃惊道：“谁？”

宋杰说：“是高中信高市长！”

老毕说：“高市长，怎么会是他？”

宋杰道：“是啊，正因为情况比较特殊，郭局才通知让我们去。所以，查看现场时你们二位一定要多留心，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当他们赶到事故现场时，交警已经在事发地点拉起了警戒线，正忙忙碌碌地进行着现场勘查；医务人员正手忙脚乱地抢救着遇难者；市电视台的名牌主持人石楠正拿着话筒做现场报道。微风轻拂着她的长发，那样子看起来十分动人。她看到宋杰也来了，就颔首轻轻点了一下头，算作对老熟人打了个招呼。

宋杰带着老毕和杜晓飞认真查看了现场，高市长和司机已被医务人员抬到了救护车上，据医生讲，得救的可能性很小。再看那辆被撞得面目全非的奥迪车，就可以想象出车上的人不可能有救了。车旁边留下一摊摊的血迹，让人不忍目睹。小车的前面停放着一辆康明斯大货车，就是这辆大货车的突然刹车，才导致了高市长乘坐的奥迪车钻进了大货车的车厢底下，造成了这场人车双亡的惨案。经过现场调查和勘测，那辆康明斯大货车是与边阳市相邻的东阳市的，车主是男性，三十多岁，名叫吴金山。当问他为什么突然停车时，他回答说，他在行驶中，突然看到路边蹿出来一条狗，他情急之中一踩刹车，就发生了这场车祸。宋杰突然插了一句，不就是一条狗，至于吗？吴金山说，

我当时也没料到会出这样大的事，要知道是这样，我宁可轧死那条狗。从现场初步调查的结果来看，这场车祸纯属是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交警队的同志也是这么认为的。

电视台的石楠看到宋杰，热情地将话筒递到宋杰的面前说，宋队，你能否谈谈现场勘查的情况？宋杰说，石楠，这是交通事故，你最好去采访交警队的李队，让他谈比较适合。支走了石楠，宋杰又认真查看了现场，从刹车的痕迹看，车速至少在160迈以上，刹车后，车又向前动了大约一米左右。宋杰要过吴金山的车钥匙，上了车，他要亲自上车试一试。他说不出是为什么，就想感觉一下。车发动之后，一切很正常，向前走了十多米，突然一踩刹车，“吱”的一声，车刹住了。看来，刹车很灵。就在这时，杜晓飞突然跑过来说，宋队，刚才刹车灯没亮，这车有鬼。宋杰说，是吗？再来一次，你注意看着点。杜晓飞点点头说，好的。又启动起来，突然再刹车。待宋杰下来，杜晓飞还是说，刹车灯不亮！宋杰问吴金山这是怎么一回事？吴金山说，我出城的时候检查过，刹车灯好好的，是不是刚才给撞坏了？宋杰和杜晓飞又问了一阵，最终还是没有问出什么新的情况。宋杰和刚接受完采访的李队交换了一下意见，只好就此作罢。

回来的路上，宋杰的脑海里一直在翻江倒海，狗，急刹车，刹车灯。这一连串的问题一直在他脑海中徘徊着，久久挥之不去。杜晓飞说，宋队，我总觉得那辆康明斯有问题，那个吴金山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老毕说，我说小杜同志，破案不是相亲，可不能以貌取人。杜晓飞说，去去去，谁以貌取人了，本来嘛，那个吴金山一看就不像个好人。宋杰说，我也觉得这里面有点不对劲，一条狗，从马路上突然横穿而过，有这种可能吗？即便有，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一般来讲，狗的灵敏度要比其他动物强得多，它不可能看到汽车过来还要去闯。再说，按我们一贯的经验，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不可能有狗随便横穿公路。如果这些推测都能成立的话，那么，这个吴金山的突然刹车就毫无道理，况且，有没有刹车灯这也令人值得怀疑。老毕说，分析得有道理，可就是缺乏充分的证据。杜晓飞说，如果这是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倒也罢了，如果是一起人为的谋杀案，这策划者实在太高明了。宋杰说，在没有搞清楚之前，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排除。杜晓飞说，宋队，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宋杰说，你们有什么高招？老毕说，我们应该与东阳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让他们查一查那个吴金山的底细，说不准能有所突破。杜晓飞说，我看老毕这个主意不错，吴金山这个人肯定有问题。老毕说，凭什么？杜晓飞说，凭感觉。老毕说，感觉是最靠不住的东西。杜晓飞说，知道，感觉永远代替不了证据。但是，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感觉就是我们对所认知事物的最初反应。宋杰说，这样吧，我们先回局里，听听郭局的意见再作下一步的决定。

郭局是位受过省公安厅嘉奖的老公安了。当年，他到青藏线上追捕逃犯，在弹尽粮绝、人生地不熟的绝境中，徒步行走了三天三夜，最终将逃犯缉拿归案，成了公安战线上的孤胆英雄。

郭局听完了宋杰他们的汇报后便问，刹车灯究竟是被后面的车撞坏的，还是在之前就是坏的？你们检查过吗？宋杰突然一拍脑门说，嗨！这一个细节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老毕说，要不，我们再返回去查个水落石出。郭局摆了摆手说，算了，现在已经晚了。在案件还没有眉目之前，千万不要瞎猜测、瞎议论，搞不好，会引起负面影响。这一点希望大家必须清楚。我赞成你们的意见，立即同东阳市公安局取得联系，查一下吴金山。

于又川摁了一下电话键，立刻传来一个脆生生的声音："请问董事长有什么吩咐？"于又川说："周经理吗？刘副市长中午要来，我们一起就餐。"

接电话的周经理名叫周怡，是金都大酒楼的总经理，金都大酒楼又是长青集团公司下设的一个部门。于又川并没有指望用它来赚钱，只是想有个休闲娱乐的地方，为自己，也为他人提供一个方便。没想到的是，酒楼竟让周怡这丫头片子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生意还挺兴隆。于又川挂了机，对一旁的副手左子中说，这小丫头还真不错，是块料。左子中笑着说，要不是块料，能拿下刘国权？于又川笑着说，

我们是要靠征服社会来征服女人，她是靠征服男人来征服社会，所以，她要比我们聪明，也要比我们来得轻松。

不一会儿，刘国权来了，打过招呼之后，左子中就借故离开了。刘国权落座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午请我来，不会有什么喜事吧？于又川一看刘国权红光满面，一派春风得意的样子，就知道罩在他心头上的阴云已经被风吹散了，便笑眯眯地说，当然有喜事，为你早一点当市长庆贺一下。刘国权摆一下手说，别别别，这可不能乱说呀。他嘴里虽然这么说，脸上却很难抑制来自内心深处的喜悦和兴奋。于又川说，这不是乱说，不论是凭资历、业绩，还是论能力水平，都非你莫属。况且，除了你，谁能担此重任？刘国权亲若兄弟般地隔着茶几拍了拍他的手说，白云苍狗，世事难料。但，不论怎样，我还是谢谢你。于又川说，我不想着你还能想谁去？这是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刘国权点了点头说，说得有道理。于又川说，需要什么，你只管说一声，我会给你准备好的。刘国权握住于又川的手，十分感慨地说，谢谢兄弟的坦诚，真的十分感谢。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十分投机。一个是边阳市的政府要人，一个是边阳市的商界骄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的，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的这种需要正好在对方身上得到了满足。正因为是这样，才使他们的关系在不断地互补中一天天地升华，以致达到了现在这种亲密无间的程度。

早在一个月前，还是在金都宾馆，还是在于又川的这间豪华会客间里，刘国权告诉于又川，修建沈阳路商业一条街的方案批下来了。

于又川慢慢地将烟头揉灭在烟灰缸中说：“这一次，我要是再拿不到手，真没有面子在边阳混下去了。”

刘国权长叹一声说：“只要他还占着那个位子，我看够饿。那个人，太贪，也太独裁。”

于又川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走向其反面。”

刘国权说：“话虽这么说，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正说间，电视荧屏上突然闪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这起交通事故很特别，一辆小车追尾钻进了大卡车的屁股底下，后面的一辆小车又推波助澜，顶在了前面那辆小车的后头，顷刻之间，车毁人亡，车上的两个人成了肉夹饼。刘国权和于又川都被这则新闻吸引住了，一时谁也忘记了说话。待新闻播完，禁不住长嘘了一口气。

于又川说："有时候，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比如这位小车上的罹难者，他怎么也无法料到，霎那间他就要灰飞烟灭。他要是知道，他的一生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刘国权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待抬起头，眼里突然放出一种别样的光芒，说："这就正应了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物极必反'。如果这样的车祸能发生在他身上该有多好。也许，你我的命运将会重新改写。"

于又川有点皮笑肉不笑地说："是吗？如果真的那样，就让边阳市出现一个奇迹。"

没想到事隔一月，奇迹果真出现了。而且，这个奇迹几乎就是他们曾经看过的那个新闻片中的活翻版。刘国权终于觉得压在他头上的那块大山搬开了，仿佛头上晴出了一片天，他没有理由不为之高兴，不感到欣喜万分。他完全明白高中信出车祸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他不说，于又川也不问。一切都在心照不宣中。事实上，有好多事儿不需要明说，明说了反倒不好，只有从一句暗示，或者是从一个眼神中读懂了对方，这才是高人。他喜欢和高人打交道。高人也叫智者，智者与智者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却不可能有永远的友谊。他早就听说于又川是个铁腕人物，白道黑道都有他的。没想到他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这不能不使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钦佩。看着眼前这位斯斯文文的白面书生似的商界骄子，刘国权又一次与他会心一笑。就在这会心一笑中，他们彼此感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就在这时，会客室的门被轻轻敲了两下。

于又川说了声进来。话音刚落，眼前便出现了一个清丽可人的女孩，她挂着淡淡的微笑，一口玉齿白得耀眼，身材苗条而不乏曲线，步履轻盈而不失节奏，每走一步，腰身一扭，便扭出了古老的诱惑，扭出了女人的风情万种，她就是金都大酒店的总经理周怡。周怡盈盈含笑地走到刘国权和于又川的面前，启口道，不知市长大人光临，有失远迎，多有得罪了。刘国权眼中顿时放出一缕火辣辣的光亮，朗声笑着，用手指点着周怡好久，才开口说，好你个周怡，不愧是大酒店的老总，真会说话。周怡分明看到了那灼人的目光，便含娇带怨地白了他一眼，笑着说，本来就是嘛。于又川自然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就笑着问周怡，饭菜准备好了吗？周怡说，准备好了，请市长和董事长用餐。刘国权起身道，好呀，有人管饭，求之不得，正好饱餐一顿。周怡扮了个鬼脸说，说得多可怜，好像谁在虐待你一样。说着，做了一个请的姿势，便一起出了门。刘国权看着前面带路的周怡，体态婀娜，如风摆杨柳般飘逸，小屁股一扭一扭的，很是撩人，心中便生出无限的爱恋，小腹处便有了一种膨胀的感觉，想着等饱餐一顿之后再饱餐她，就越发来了精神，踏着松软的地毯，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

来到餐厅，刘国权刚把外套脱了，周怡就伸手接过挂到了衣架上。刘国权的心里仿佛涌过一浪一浪的暖流，感到无比熨帖。心想有这么一个可人的红颜知己作伴，人生将是多么的幸福和丰富多彩。他不敢想象，生活中倘若一旦失去了她，他不知道他该怎样才能度过那空虚无聊的后半生？正想得奇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一看来电显示是市政府办公室的号码，便打开手机，接通了电话。

电话是市府张秘书长打来的，张秘书长说，刘市长，不好了，出大事了，高市长从省城回来时出了车祸。

刘国权心里一阵窃喜，却故意装作非常紧张的样子说，你说什么？出车祸了？他现在怎么样，伤得厉害不厉害？

张秘书长说，他已经死了。刘国权夸张地“啊”了一声说，死了，怎么死了？为什么不及时抢救？张秘书长说，等到我们赶到医院，他

已经走了。刚才，市委杨书记打来电话，让我们立即通知到他家人。我已经打电话通知了。

刘国权说，好了，等高市长的家人到了，你一定要做好接待工作。下午上班，通知在家的副市长开会。吩咐完毕，待收了线，一缕发自内心的笑容已掩饰不住地从他的嘴边和眉宇间渐渐浮了出来，待回首，与于又川目光相撞，不由会心一笑。

周怡诧异道，什么，高市长出车祸死了？

刘国权说，天灾人祸，这真是天灾人祸呀！话还没说完，手机又响了，一看来电是市委书记杨志清的。

接通了电话，立刻，传来了老头子那略微沙哑的声音："国权，你知道吗？中信同志出事了。"

刘国权说："这实在令人太痛心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正要准备给你打电话汇报，没想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杨书记说："刚才，我给省委打电话作了汇报，下午一上班，你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一趟，还有一些具体的事儿跟你商量。"

刘国权说："好好好，下午我准时到。"挂了机，放下电话，手心里顿时汗津津的一片湿，心里却一阵激动。这时候才发现左子中站于一旁正等着同自己打招呼，就伸过手去握了握。等松开手才说："真忙，吃饭都让人不得安生。"

周怡爱昵地看了他一眼说："谁让你是市长呢？这才体现了人生的真正价值，等哪一天你不忙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失落。"

刘国权哈哈一笑说："你的话总是能切中要害，让人无可辩驳。于董事长，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呀！"

于又川哈哈一笑，端起酒杯说："来，为市长对我们的夸奖干杯。"

第二章 一切都在变数之中

中午快下班的时候，东阳市公安局发来了传真，老毕兴奋地大叫了起来，宋队，有情况。宋杰问什么情况？老毕拿着传真纸大声念道："吴金山，现年三十五岁，曾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零两个月。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四日刑满释放后，一直无业。"宋杰眼睛一亮说，他不是开着东阳市飞龙公司的车吗？怎么说是无业？这里面肯定有情况。杜晓飞说，我们应该上东阳市了解一下，说不准能发现一些新的线索。宋杰说，走，我们请示一下郭局。

他们三个人风风火火地来到郭局的办公室，副局长赵伟东也在。宋杰就把新掌握的情况向两位领导作了汇报。赵局说，交警队不是已经作出结论是自然车祸吗？如果我们对此再提出异议，是不是会造成混乱，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宋杰说，可是，这件事疑点太多，我们没有理由就此放弃。郭剑锋说，这样吧，你们秘密到东阳市去一趟，在当地公安局的协助下对吴金山先做进一步的摸底了解，看他有没有反常行为。但是，你们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赵局，你看还有什么？"郭剑锋说。

"就按郭局说的办吧！"

宋杰接受任务后拉着两个搭档在街上随便吃了点东西，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向东阳市赶去。

东阳市和边阳市同在一条国道上，从边阳市出发，向西约走一百公里，就是东阳市。当他们赶到东阳市时，正好是下午上班的时候，他们匆匆与当地公安机关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协助下，三点二十分，他们赶到了吴金山的住处，敲门，没有反应。宋杰用耳朵紧贴门缝听了听，没有任何响动，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便说，打开门。很快，门被打开。几乎同时，他们都闻到了一股血腥味。他们冲进屋子，看到吴金山倒在血泊中，已经停止了呼吸。

经过现场勘查，初步认定是他杀。死者的胸口被捅了一刀，当场毙命。看来，凶手一定是一个职业杀手，出手一刀，就能毙命，而且，还有反侦查的能力，现场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从血迹的温度来看，

死者死亡时间最多不超过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杀手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行动，就是要赶在他们到来之前杀人灭口。宋杰从而也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高中信市长的死绝对与吴金山有关，也就是说，那起车祸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有目的、经过精心策划的一起谋杀案！策划者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更使他无法理解的是，杀手为什么这么快杀人灭口，掐断了他们刚刚掌握到的一点点线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人给对方通风报信了？要是有人通风报信，这个人又是谁呢？这件事除了他们三个具体办案的人之外，就是郭剑锋局长和赵伟东副局长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他们的这次行动。而这两位局长又是他一向尊敬的领导，一个是全省的公安老先进、老领导，一个是原刑警队的队长，是他爱戴的师长。他们都是他学习的榜样，他没有道理去怀疑他们，更无法说服自己去诋毁他们的人格。看来，这次是真正遇到了对手，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就此拉开了。

在现场找不到丝毫的破绽，他们只好扩大外延，分头走访周围的居民，看看他们在中午是否看到过有人来找吴金山，说不准能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在走访中，吴金山对门的一位老大爷说，中午一时许，他听到有人敲门，以为是敲他家的，他就从猫眼中看看是谁，一看才知道来人不是敲他家的门，而是在敲对门吴金山家的门。问他看没看清敲门的人长得有啥特征？老大爷说，他只看到了来人的背影，他穿着一件风衣，个头大概有一米七五左右。又问他那人进去之后，你有没有听到异常的响动？他又是什么时候出去的？老大爷说，因为与自己无关，他就没有再注意。又问到最近吴金山同哪些人有过来往？老大爷说，同什么人有过来往我倒没有注意过，不过，他有个女朋友我倒知道，她叫什么来着？看我这记性，哦，想起来了，她叫李英，是边阳市的。没错，那姑娘是边阳市的，她告诉过我。两天前，她说她妈妈病了，要回去看看。她让我等吴金山回来之后告诉他一声。我问她吴金山上哪儿去了？她说，上省城了，去帮别人拉货。宋杰说，老大爷，你提供的情况对我们破案非常重要，你老再想想，李英告诉过你没有，她

家在边阳的什么地方，是农村，还是城市？她家里还有什么人？老大爷想想说，她好像说过她家在城郊，家里有个小商店，她爸妈就以开商店为生。宋杰说，那个小商店叫什么名字，她说过没有？老大爷说，说过，我记不清了，叫什么利，好像有个利字。宋杰当即决定返回边阳。宋杰说，杀手肯定回到了边阳去找李英，如果我们去晚了，又一桩血案就有可能发生。

他们向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告了别，叮嘱他们如果发现新的线索立即同他们联系，只有两地警方密切配合，才能早日破案。

出了东阳市，宋杰一直没吭声，紧蹙眉头苦苦思考。杜晓飞说，宋队，现在应该给郭局打个电话，让他下令各个派出所先寻找这家姓李的小商店，否则，等我们赶到边阳，杀手又早我们一步下了手，我们该多窝囊。对此，宋杰不是没有想到，而是担心搞不好走漏了风声怎么办？他没有理由去怀疑他的上司，但却有理由提防任何一个人。他没敢把他的这一想法告诉他的两位同事，只对晓飞说声谢谢你的提醒，说着掏出手机拨通了郭局的电话。

下午一上班，刘国权就直接从金都大酒店出发，向市委赶去。中午，他就在金都大酒店的总统套房中休息。这间总统套房是于又川特意为他提供的，他已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了。他非常喜欢这套总统套房，因为在这里，他同周怡度过了无数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夜晚，度过了无数个欲仙欲死的假日。它就像一座港湾，又像一个加油站，调节好了身体，加足了油，他就能在男人的争斗和厮杀中更加精力充沛，充满斗志。刘国权自从认识了周怡，仿佛又获得了一种新生，获得了精神上的一种动力。周怡不仅能给他带来身体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能给他带来精神上乃至心灵上的慰藉。她真是个尤物，真是个妖精，是个能让人疼爱，能让人牵肠挂肚的小妖精。中午，他有个午休的习惯，不休息一会儿下午上班就没精神，所以，他便很少做那种男女之间的事，但是，今天却不同。今天他的情绪实在太好了，他就想做。于是就做了。就在总统套房中，同那个令他神魂颠倒的小妖精进行了一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